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三十二回 金蓮寶象國服降 寶童龍國王納款

詩曰： 洞門無鎖月娟娟，流水桃花去杳然。  
低眇湖峰煙數點，高攢蓬島界三千。  
雲中雞犬飛丹宅，天上龍蛇護法筵。  
為問西洋多道力，笑收妖婦晚風前。

卻說馬公道：「還有姜金定是個禍根，相煩天師一總結果了他罷。」天師道：「這都在貧道身上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且先把這些頭安頓在哪裡才好？」天師叫聲：「黃巾力士何在？」只見五個力士跪在面前。天師道：「你們把那些頭送到長流水裡去罷。」五個力士齊齊的答應道一聲：「是！」即時把這五串頭，一人一串，擲將出去，遠遠的送到大海中央。五個力士又來復命。天師道：「還有一樁事相煩你五位。」眾力士說道：「悉遵道令，怎敢有違。」天師道：「此中有一個女將姜金定，善能五圍三出，善駕三丈膝雲。我今日要拿他，你們與我出這一力。」五個力士說道：「但憑吩咐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們五個人伏在五方，隨他圍在那方，那方力士即時活拿他來，各要用心，有功之日，明書上清。」

吩咐已畢，只見藍旗官報說道：「所有姜金定單刀匹馬，在於沿海邊上追尋那些婦人頭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妖婢今日自送其死。」好天師，跨上青鬃馬，馳驟而出。望見姜金定，喝聲道：「潑賤婢哪裡走！」姜金定未及回言，天師劍頭上早燒了一道飛符，早已有個天將捺將姜金定過來，解上中軍寶帳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這等一個小丫頭，原來一肚子都是些金蟬脫殼。」天師道：「今番是個柘樹盤根，動不得了。」王爺道：「還是個推車上嶺，走不得了。」馬公道：「還是個隔山取火，討不得了。」姜金定自家說道：「我今日還是個倒澆蠟燭，由不得了。」三寶老爺罵道：「油嘴有這些講的！叫旗牌官來，把他就捆在我這面前，一刀刀的細細剮來，一根根的骨頭細細拆來，看他走到哪裡去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縱然萬剮我，此心不死也難。」天師道：「你既然此心不死，再放你回去何如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你若再放我去，再捉我來，我卻心死。」天師道：「只捉你一轉，不見我的手段。昔日諸葛亮七縱七擒，才是個漢子。我今日也放你七轉，你心下何如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若能七縱七擒，我卻死心塌地。」天師道：「元帥且放他，看走到哪裡去？」老爺道：「現鐘不打，又去煉銅。拿過來剮了罷！」天師道：「但放他去不妨，他走到哪裡去？」老爺道：「既然天師高見，悉憑尊裁。」天師道：「姜金定，你去罷。」

姜金定方才去了不及半晌，只見一個紅臉力士一手揪著頭，一手拎著腳，一擲擲到中軍帳上來。天師喝聲道：「快走！」姜金定轉身就走，走將去了。不及半晌，只見一個青臉力士一手揪著頭，一手拎著腳，一擲擲到中軍帳上來。天師又喝聲道：「快走！」姜金定轉身又走，走將去了。不及半晌，只見一個黑臉力士一手揪著頭，一手拎著腳，一擲擲到中軍帳上來。天師又喝聲道：「快走！」姜金定爬起來又走，走將去了。不及半晌，只見一個白臉力士一手揪著頭，一手拎著腳，一擲擲到中軍帳上來。天師又喝聲道：「快走！」姜金定爬起來又走，走將去了。不及半晌，只見一個黃臉力士一手揪著頭，一手拎著腳，一擲擲到中軍帳上來。這一擲不至緊，把個姜金定跌得兩腿風麻筋力倦，渾身酸軟骨頭酥。天師又喝聲道：「快走！」姜金定慢慢的爬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我今番不走了。」天師道：「先說了七縱七擒，這才走得五轉，怎見得我的手段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今番我已心死了，管你甚麼七縱不七縱。」天師道：「你既心死，可將去梟首罷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我如今是個一几上肉，任君剝，怕甚麼梟首哩。」天師道：「我這裡不殺你，你與我立一項功來，你心下何如？」姜金定道：「但憑吩咐就是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回去報與你的國王，你可肯麼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既蒙不殺之恩，自當前去，夫復何辭！但不知天師意下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我這裡別無他意，只要你國王一封降書，投於俺元帥；一封降表，奏上我南朝天王。倒換通關牒文，前往別國，專問有我南朝傳國玉璽沒有，有則作急獻來，沒有便罷。再次之，前日沙彥章失陷在你國，好好的送上來。此外再無他意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諸事可依。只是甚么傳國玉璽，俺們並不曾聽見，這是沒有的。」天師道：「沒有的便罷，你快去快來回話。」

姜金定抱頭鼠竄而去。見了國王，國王道：「姜將軍，你連日之戰何如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非干小臣之罪，怎奈南朝來的將勇兵強，我們不是他的對子。況兼那個天師果真的駕霧騰雲，驅神遣將，口分利害。還有那個國師，懷揣日月，袖圍乾坤，斬將奪旗，不動聲色。事至於此，臣力竭矣，無可奈何。」番王道：「只是多負了愛卿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臣之父兄死在南朝，臣之師父敗在南朝，臣之力量盡於今日。惟願我王早賜一刀，臣死瞑目。」番王道：「怎麼說個死字？俺的江山社稷，全賴愛卿扶持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臣無力可施，怎麼扶持得社稷？」番王道：「天下事，不武則文，不強則弱。為今之計，何以退解南兵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還有左右丞相，小臣怎麼擅專？」番王道：「是我不合監禁了左右丞相，今番卻怎麼轉彎？」姜金定說道：「事勢至此，不得不然。急宜丞相進朝，遲則不及。」番王即時傳一道飛詔，急宣左右丞相進朝，所有總兵官一體釋放，照舊供職。左右丞相見了番王，番王道：「是俺不聽忠言，悔之無及。今日要降書降表送上南朝，又要倒換通關牒文前往別國，須在二位丞相身上。」左右丞相說道：「這才是個道理，只還有一件來。」番王道：「還有哪一件？」丞相道：「獻上降書，須要糧草侑緘；獻上降表，須要些寶貝進貢。」番王道：「這個不難，但有的都奉上去就是。」姜金定說道：「前日陷陣的千戶沙彥章先要送去。」番王道：「便先送去。」即時姜金定送過千戶沙彥章，跪在中軍帳下磕頭謝罪。三寶老爺道：「辱國之夫，何顏相見！待你以不死，此後立功自贖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到：「金蓮寶象國左右丞相見。」左丞相字鎮龍帳前相見，手裡捧著一封金字降表，口裡說道：「小臣國王多多拜上元帥，所有金字降表一封，相煩進上天朝朱皇帝駕下，外土產不腆之儀，共成拾扛，聊充進貢。另具草單奉覽畢。」老爺吩咐中軍官奉表章，吩咐內府官收下土產，吩咐旗牌官接上草單來看。只見單上開載的都是些道地寶貝。計開：

寶母一枚，海鏡一雙，大火珠四枚，澄水珠□枚，辟寒犀二根，象牙簞二牀，吉貝布□匹，奇南香一箱，白鶴香一箱，千步草一箱，雞舌香一盤，海棗一盤，如何一盤。

三寶老爺看了草單，滿心歡喜，問說道：「這些寶貝可都是你本國所出的麼？」左丞相字鎮龍說道：「俱是本國土產。」老爺道：「這些寶貝你都識得麼？」丞相道：「都是識得的。」每月□五日晚上，置之海邊上，諸寶畢集，故此叫做寶母。」老爺道：「海鏡是個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海鏡如中國蚌蛤一般相似，腹中有一個小小的紅蟹子。假如海鏡饑，則蟹子出外拾食，蟹子飽歸到腹中，則海鏡亦飽。其殼光可射日，故此叫做海鏡。」老爺道：「大火珠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這珠徑寸之大，渾身上是火，日午當天，珠上可燎香褻紙，暮夜持之，前後照車千乘，故此叫做大火珠。」老爺道：「澄水珠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此珠亦有徑寸之大，光瑩無瑕，投之清水中，杳無形影；投之濁水中，其水立地澄清，澄澈可愛，故此叫做個澄水珠。」老爺道：「辟寒犀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辟寒犀是本國所產的犀牛角。但此角色如金子之狀，用金盤盛之，貯於殿上，暖氣烘人可愛，響應此叫做辟寒犀。」老爺道：「象牙簞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象牙簞就是象牙抽成細絲，織之成簞，睡在上面，百病俱除，土名象牙簞。」老爺道：「吉貝布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吉貝是柯樹，其花成時，如鵝毛之細，抽其緒，紡之成布，染以五色，文采燁然，土名吉貝布。」老爺道：「奇南香是認得。白鶴香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白鶴香是長成的一柯樹，劈開來片片是香，燒在爐中之時，其煙直上，結成一對一對的白鶴冲天，故此叫做白鶴香。」老爺道：「千步草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千步草也是生成的，其性本香，用之佩在身上，香聞千步之遠，故此叫做千步草。」老爺道：「雞舌香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雞舌是個樹名，其樹辛厲，禽獸俱不敢近。至四五月間開花，花熟之時，隨水出香，蓋釀花而成者。以口含之，毛髮俱是香的，故此叫做雞舌香。」老爺道：「海棗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海棗之樹，如中國棕櫚之狀，其樹五年一度開花，五年一度結實。實如瓜大，味最鮮美，土名海棗。」老爺道：「如何是甚麼？」丞相道：「如何亦是海棗之類，其形似棗，其大有五尺長，三尺圍，其樹九百年一結實。人生一世，不曾看見它開花如

何，結實如何，故此叫做如何。」老爺道：「我大明朱皇帝駕下原有個傳國玉璽，卻被元順帝白象馱之人於西洋，不知可在汝國麼？」丞相道：「並不曾看見有甚麼南朝玉璽，有則即當奉還，不敢隱匿，自取罪戾未便。」老爺道：「請坐轅門外，再當轉敬。」

左丞相已出，右丞相田補龍相見帳下，手裡捧著一封降書，說道：「俺國王多多拜上元帥，具有降書一封奉覽。」三寶老爺吩咐旗牌官接過書來，拆開讀之。書曰：

金蓮寶象國國王占巴的賴謹再拜奉書於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：竊聞天子者受天之命，為天之子，內主中國，外撫四夷。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莫不尊親。某僻處西戎，罔瞻冠服，致干天怒，爰示旌旗。覆天載地，識生成之有自；沐霜櫛雪，知收斂之無遺。幸具犬馬之知，敢肆蝮蛇之毒。敬將書幣，用展精忱，永作外藩，時輸內貢，矢心惟一，誓無二三！伏乞高明，俯垂憐鑒，某不任戰悚惶懼之至。年月日占巴的賴再頓首書。

元帥覽書已畢，說道：「知道了。」右丞相說道：「俺國王別具荒儀，奉犒元帥麾下列位軍長，伏乞一並收下。」元帥道：「是甚麼物件？」右丞相道：「具有小單奉覽。」元帥吩咐旗牌官接上來看著，只見單上計開：

黃金一千兩，白金一萬兩，活豬三百口，活羊五百牽，活雞一千隻，鮮魚五□擔，醃魚一百擔，稻米五百擔，柴草一千擔，椰子□擔，西瓜、甘蔗各五□擔，波羅蜜、蕉子各□擔，黃瓜、葫蘆各五□擔，蔥、蒜各□擔，檳榔老葉□擔，啞甕酒二百尊。

元帥看了單說道：「太多了些。」右丞相道：「俺國國民貧，毫無所出，此不足為敬，聊具軍中一餉而已，伏乞笑留。」元帥道：「多謝了。我且問你，這裡有雞，可有鵝、鴨麼？」丞相道：「小國不出鵝、鴨。就是雞，至大者不過二斤，腳高寸半或二寸為止。但雄雞則耳白冠紅，腰矮尾竅，人拿在手裡他亦啼，最是可愛。」老爺道：「這果子、蔬菜可都是本國出的？」丞相道：「是本國出的。果品還有梅子，味酸不敢獻上。小菜還有冬瓜，還有芥菜，非其時不得獻上。」老爺道：「稻米可是本國出的？」丞相道：「是本國出的。此米粒細而長，色多紅少白。大小麥俱不出。」老爺道：「這酒怎麼叫做啞甕酒？」丞相道：「此酒初然以飯拌藥，封於甕中，俟其自熟，欲飲則以長節小竹筒長三四尺者，插於酒甕中，賓客圍坐，照人數入水，輪次啞飲。吸之至乾，再入水而飲，直至無酒味而止。」

元帥道：「你國中文字何如？」丞相道：「稚魯之徒，何文字之有！書寫等閒，沒有紙筆，用羊皮捶之使薄，用樹皮薰之使黑，折成經折兒，以白粉寫字為記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國中歲月何如？」丞相道：「我國中無閏月，以□二月為一年。晝夜各分五□刻，用打更鼓者記之。」元帥道：「你國中刑罰何如？」丞相道：「我國中刑罰，其罪輕者，用四個人伏於地，藤杖鞭之；其罪當死者，以繩繫於樹，用梭槍齊喉而割其首。若故殺劫殺者，以象踏之，或以鼻卷撲於地。犯奸者，男女各入一牛以贖罪。偷國王物者，以繩拘於荒塘，物充即出之。若爭訟有難明之事，官不能決者，則令爭訟二人騎水牛過鱸魚潭，理屈者，鱸魚出而食之；理直者，雖過□數次，魚亦不食。」元帥道：「國中婚娶之禮何如？」丞相道：「俺國中婚事，男子先入女家，成其親事，過到□日半月之後，男家父母及諸親友用鼓迎之歸家，飲酒作樂。」元帥道：「國中弔賀之禮何如？」丞相道：「百姓家不行弔賀，惟有國王當賀之口，用人膽汁沐浴，將領以下，俱獻人膽為賀。第不用中國人膽。相傳往年有用華人一膽者，是日一甕之膽盡皆朽腐，王即病死，故後來切戒之。」元帥道：「國王在位何如？」丞相道：「俺國國王，大凡在位三□年者，即退位出家，今弟兄子姪權國。王往東山持齋受戒，茹素獨居，呼天誓曰：『我先在位不道，當為狼虎食之，或病死之。』若一年滿不死，則再登王位，復理國事。國人稱呼為昔黎馬哈刺托，蓋至尊至大之稱也。」元帥道：「承教一番，三生有幸。」一邊吩咐紀錄司登禮物簿，一邊吩咐軍政司收下禮物，一邊吩咐授餐司安排筵席，大宴左右丞相及南船上將士。是日裡歌聲動地，鼓樂喧天。正是：

將軍出使擁樓船，江上旌旗拂紫煙。  
萬里橫戈探虎穴，三杯灑酒舞龍泉。  
莫道詞人無膽氣，應知尺伍有神仙。  
火旗雲馬生光彩，露布飛傳到御前。

宴罷之時，元帥傳下將令，即將南朝帶去的青瓷荷盤一百面，青瓷荷碗三□筒，芋絲共二□匹，綾絹各二□匹，回敬國王。又將燒綠珍珠二□掛，真金川扇二□柄，回敬二位丞相，盡歡而散。左右丞相回覆番王，番王大喜。明日清早，左右丞相又來參謁元帥，說道：「番王多謝元帥活命之恩，再差小臣特來相請。敢請元帥進城，遊玩西番景致。」元帥道：「多多拜上你的國王，軍務在身，不得相見。只是年年進貢，歲歲稱臣，足知相愛之至。」

左右丞相已去。元帥請過國師，請過天師，論功行賞，頒賞諸將有差。一連過了三日，國師道：「不可久住，恐費此國錢糧。」元帥即時傳令，收營拔寨，盡歸寶船，又令絞動纜車，拽起鐵描，扯滿風篷，開船望西而進。

只見一人一騎飛報而來，藍旗官問道：「來者何人？所報何事？」其人道：「俺本金蓮寶象國總兵官占的裡便是。今有本國三太子怨父王降順南朝，私自領兵逃去。國王懼怕前途有變，罪坐不明，故此先來稟過。」藍旗官報上中軍帳。元帥道：「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免坐其罪！」占的裡策馬而去。寶船仍舊分為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後五營，左、右、前、後四哨。正行之時，只見沿海岸上一人一騎又是飛跑而來，高叫道：「寶船上聽稟！」藍旗官高聲問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有甚麼事來稟？」其人高呼道：

「俺本金蓮寶象國巡邏健卒海弟寧是也。領俺國王欽旨，奉稟元帥得知，此去不遠就有一個小國，叫做寶童國。俺國王已差總兵官占的裡領兵前去通知，但遇寶船到彼之日，即便進上降書、降表，不必倒換通關牒文，不勞元帥費心費力，也見得俺國王內附之微誠！」藍旗官報上中軍寶帳。元帥吩咐藍旗官回覆他知道了。總兵官馳馬而去。

寶船正行之時，天色已晚，中軍傳下將令，落篷下錨，權且安歇，明早看風再行。約至半夜，左哨上人馬嘈嘈雜雜，就像有個喊殺之聲。及至天明，元帥未及查問，只見左哨征西副都督黃全彥攬甲全裝，宣花銅斧，解上一班偷船劫哨的賊來。元帥審問了一番，原來為首的就是金蓮寶象國國王的三太子；為從的有三□多名，俱是些海賊。馬公道：「這些賊既是情真罪當，推他出去一人一刀，了結他罷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三太子，你還願死？你還願生？」三太子說道：「事至於此，有死無二。」老爺道：「你見差矣！自古道：『死有重於泰山，死有輕於鴻毛。』你今日之死，為著哪一件來？你若說道為臣死忠，我今日天兵西下，只受得你父王一紙降書，你社稷如故，你江山如故，這豈是為臣死忠？你若說道為子死孝，你父王安然為王，安然理國，既無戮辱，又無呵斥，這豈是為子死孝？你既不為忠，你又不為孝，此死何益？」原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，三寶老爺這一席話，把個三太子說得啞口無言，滿面惶愧。老爺早知其意，又說道：「我這裡看你父王之面，怎麼殺戮於你？」叫軍政司取過麒麟胸背花補子員領一套來，賞與三太子遮羞而回。三太子說道：「既蒙不殺之恩，不勝感激，怎麼又勞重賜，此何敢當！」老爺道：「你受了去，今後穿此員領之時，你顧名思義，只可習文，不可習武。」又叫軍政司取過青布海青三□餘件過來，賞與這些為從的：「自今以後只許穿衣吃飯，不許海上為非。」這一千人磕頭謝賞而去。王爺道：「老公公，今日之舉，恩威並至。王者制馭夷狄之道，無以逾此。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道：「上面有一座山，頗多柴草。稟過元帥老爺，放軍人上山樵採，以備前面不急之需。」元帥許他。樵採已畢，元帥問道：「上面是個甚麼山？」藍旗官道：「這個山與金蓮寶象國山地相連，山陡而頂方。頂上有一股飛泉倒垂而下，如千丈瀑布之狀。頂上還有一塊石，如佛菩薩的頭，石上有四句詩，說道：

浪作彌陀石作身，因貪海上避紅塵。  
有人問我西來事，默默無言總是真。

詩後面又有一行字，寫著『凌洋子書於靈山僧石』。以此觀之，是個靈山。」元帥道：「上面可有民居？」藍旗官道：「民居稀少，結網為業。」元帥道：「上面可有土產？」藍旗官道：「上面有一樣藤杖，粗大而紋疏者可愛。次有檳榔萋葉，餘無所出。」元帥吩咐樵採已畢，一齊開船。船行之際，每日順風，一連行了五六日，元帥問道：「前面又到哪一個國土了？」藍旗官道：

「不見有個甚麼國土。」元帥道：「那報事的說，前面不遠就有一個國，怎麼還不見到哩？」藍旗官道：「行了這五六日，只在一個山腳底下，還不曾走得脫。」元帥道：「這是個甚麼山？有如許的長大哩！」又行了一日，才離了這個山，早已到了一個國。

未及收船之時，只見占的裡領了一支軍馬遠遠迎住，稟道：「小將領了國王之命先來賓童龍國報他說道：『南瞻部洲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二位元帥、一位天師、一位國師前來撫夷取寶，所過之國，俱要降書、降表，通關牒文。倘有負固不服稱南向者，誅其君、滅其國，毋赦。』現今賓童龍國國王已經親齎降書、降表，迎接天兵，不勞元帥費心費力，謹此稟知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賓童龍國國王騎著一匹紅馬，張著一柄紅傘，前呼後擁，約有百餘人，迤邐而來。藍旗官引上寶船相見元帥。二位元帥待以賓禮。國王不勝之喜，先遞上降表。元帥接下，交付中軍官安奉。次遞上降書，元帥接下。拆封而讀，書曰：

賓童龍國國王的普哇拿牙現拜奉書於大明國統兵招討大元帥麾下：側聞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明明天子，既以一人而撫萬邦；渺渺夷封，敢不以萬里而戴一主。矧茲叢爾，敢肆猖狂。敬勒函章，用旌效順。望雲闕以翔魂，叩轅門而頓顙。仰祈朗鑒，俯賜矜憐。某無任戰慄恐懼之至。

元帥看書已畢，說道：「書不盡言，足徵國王盛德。」國王道：「多謝天兵遠來，小國民窮財盡，無物可將，謹以土儀進上天朝大明皇帝。」元帥道：「領了降表足矣，不必進貢。」國王拿出一個珠紅匣兒來，匣兒上面有把小金鎖鎖著，雙手遞與元帥。元帥接下，交付內貯官收訖。國王又遞上一張草單，元帥展開看著，只見單上計開：

龍眼杯一副，鳳尾扇二柄，珊瑚枕一對，奇南香帶一條。

元帥道：「太厚了！」國王道：「禮物雖微，卻有一段足取處。」畢竟不知是個什麼足取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